

汪曾祺1946年8月抵达上海,并非初来乍到,乃是前度刘郎今又来。

小姑爹崔锡麟的影子

——“汪曾祺在上海”之九

郁元宝

1939年夏,十九岁的汪曾祺结束高中学业,跟一位在静安寺做和尚的高邮僧人结伴,从故乡“御码头”坐船来沪,再乘船经香港到越南北部城市海防,然后改乘滇越铁路至昆明,报考西南联大文学院。

的二十五路军旅长王修身,崔锡麟做了西北军梁冠英的幕僚,曾任二十五路军总指挥部少校秘书,还曾担任上海《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申时电讯社》发行主任,全家迁居上海。崔氏通过二十五路军副师长戴介屏的引荐,拜青帮“大”字辈“老太爷”张仁奎为师,因此在江苏、上海的军、政、帮会和新闻界都“兜得转”。

抗战初期崔锡麟为王修身部(当时已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二师)募集军资,因办事能力出色,升任三十二师少将参议兼驻沪办事处处长。上海沦陷,崔氏担心日军报复,离沪转武汉,改任孙连仲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暨二十六路军司令部少将参议,继续筹募军资。到重庆之后转入银行界,先后担任福建省银行重庆分行经理、中国农民银行兰州分行经理。

1939年夏末,汪家“小姑妈”汪嘉玉携子女离沪,经香港、越南、云南入川,与丈夫会合。汪嘉玉行程与汪曾祺基本重合。但即使汪曾祺在上海未能与小姑妈接头,仅凭小姑爹的人脉,也能解决船票或签证问题。

1946年8月汪曾祺一到上海,就去镇江探望客居异地的父亲。恰巧1946年1月崔锡麟由重庆调回江苏,任中国农民银行业务专员兼镇江支行

经理、镇江银钱业工会理事长。汪曾祺离开西南联大前夕,相继爆发李公朴(1946年7月11日)、闻一多(1946年7月15日)被刺身亡的惨案,全国文化界势如鼎沸,刚刚“复员”到上海的文化人纷纷举行各种哀悼和纪念活动。这种气氛通过报章媒体自然也传到镇江。李公朴原籍江苏武进,生于山阳(今淮安),他的遇害对江苏本地人触动更大。汪、崔两家人相见,小姑爹劝汪曾祺不要受老师闻一多的影响,赶紧在政界或银行界谋个职位,光宗耀祖。年轻气盛的作家自然不敢领教。他匆匆告别家人,只身返回上海。

汪曾祺1939年夏经上海赴昆明上大学,1946年夏从昆明回上海,先后与崔锡麟的影子或其本人相遇,这对他的创作关系匪浅。尽管汪曾祺很少正面提及此事,但上世纪六十年代改编《沙家浜》,硬是给胡传奎添上沪剧原作《芦荡火种》并未涉及的青洪帮背景。汪曾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取材童年记忆的许多高邮故里小说,频频写到舅太爷之流的“在帮”人

十几岁时,我就听说过芒果,一种热带水果,好吃至极。因从未见过,便始终视为一种精神的芒果。但逗引出我执着猜想,一定又甜又香么?当兵离乡,终将物

物。虽然并不一定都影射崔锡麟,但其灵感多少也源于早年与崔锡麟的接触以及高邮乡亲盛传的崔氏传奇经历。

1981年秋汪曾祺回到阔别四十二年的故乡高邮,盘桓月余,见到许多亲朋故旧。11月1日恰逢崔锡麟八十大寿,汪曾祺作为孙辈前往贺喜,二人相谈甚欢。崔锡麟赠汪曾祺一幅画作,并题诗曰“多年兰桂喜还乡,嫩蕾居然放瑞香。一代文坛夸韵色,百花园里耐秋霜。品格清高邀众赏,兼葭依附也增光。愿乘东风吐异彩,人间到处揭芬芳”。这首题画诗概括汪曾祺学生生涯颇为得当,至于说他本人“兼葭依附也增光”,当然是平常客气话。

汪曾祺也想调弄丹青以为贺礼,但既然“小姑爹”馈赠在先,他只好放弃,恭恭敬敬写了三首七言绝句,为长辈祝嘏——

扁舟一棹入江湖,一笑灯前认故吾。报国有心豪气在,未甘伏枥饱千刍。胸中百丈黄河浪,眼底巫山一段云。犹余老岳当年笔,归画淮南万木春。抵掌闲谈天下事,挥毫闲书老少年。高龄八十健如此,熠熠星光照夕烟。诗前小引曰,“小姑爹八十岁矣而精神矍铄豪迈健谈故作诗赋三绝为之寿”,落款“孙汪曾祺敬草,1981年11月1日。”这当然都是后话了。

去年秋日,应江西省文化促进会之邀,为“武功山生态文化讲坛”作一场讲座。

武功山,这三个字让我心头一凛,喜从中来,悲从中来。长沙黄花机场,两位接站者熟悉又久违的乡音,勾起我隐藏在心底的深远记忆。那年,我刚一岁,对命运还一无所知,便不由自主跟着母亲来到了武功山下,随后在山村度过整整十个春秋。曾经,我不愿回忆儿时往事,也刻意屏蔽这段经历。

出了机场,已近黄昏。一路上,心头波涛翻滚,默然无语。车过湖南浏阳进入江西萍乡地界,很快到了芦溪,我心灵一阵悸动。透过车窗,看见田野上一派秋收的祥和,晒坪上铺满金灿灿的稻谷,我十分激动。不到两小时,武功山到了。时移世易,改头换面。以前作为“闭塞、贫困、落后”代名词的武功山,而今成了世界级地质公园、国家AAAAA级景区。一切都熟悉,一切都陌生。

月亮和群星升起,皎洁的月光洒满幽暗的山谷,清辉笼罩着沉静的群山,嶙峋的山峰变得柔和。会场里几乎群贤毕至,清香茶韵中“谈笑有鸿儒”。当山上静得只剩下时光的回响,往事历历涌上心头。我泪眼婆娑抄下这首诗,发到“武功山生态

文化讲坛”群里: 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便邀东风揽明月,春不许,再回头。重行故地儿时路,雪不停,白了头!残柳不语雁不误,西风转,世已

无双毕竟是家山

杨海蒂

秋。踌躇举杯对孤影,尚未语,泪先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武功山下的小乡村,是我生命历程的起点,也是我精神历程的起点,我从这里启程,一步步远离故园,跋涉千山万水。无论走得

多远,山村的一切已深深地根植于我的心灵。今年杏花春雨时节,我听从心灵的召唤,特地回到故乡:萍乡。萍乡,名称来源于孔子,可见其历史的纵深、文化的厚重。作为“吴楚咽喉”“赣西文化堡垒”,萍乡曾经“人文蔚起,硕儒鸿生”:唐朝建立孔庙;宋代遍地书院;清初,萍乡大才子刘凤诰,乃博古通今的文华殿大学士,所作塞外诗“豪宕奇崛”,被乾隆皇帝誉为“江西大器”,清末,萍乡大才子文廷式,诗词自成一格,志在变法强国,为光绪帝瑾妃、珍妃

之师…… 更准确地说,我这次回萍乡,真正要回的是儿时生活过的乡村。中华民族是一个农业民族,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写道:“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中国,乡村人口是大多数,而农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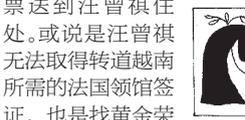
的志气和血汗,都在自己脚下的土地上。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中最大的问题是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二十多年前,有基层党委书记挥毫上书,直言“农民真苦,农村真穷”,看到这句话的瞬间,我潸然泪下。 曾几何时,农民最大的愿望是进城,而现在,很多城里人来到武功山区务农或经商,山乡面貌大为改观,百姓生活大有改善,家乡农村走出了穷困,基层政权走出了困境。

乡村是中国社会最为敏感的末梢神经,有自己的政治逻辑、社会伦理、经济关系和文化遗产,故乡的经济发展导致其社会结构变迁,我的人生轨迹与它的历史脉络紧密相连。 在山村长大的十年,奠定了我的人生底色,农村生活的经历,成为刻进我骨子里的印记。 此番重行故地儿时路,是我心灵皈依式的精神返乡,让我充分汲取了故乡的精神给养。我要让自己的心灵像武功山一样,既有坚硬的岩石又长满芳草鲜花。 也许,我出走半生,穿越岁月的苍茫,只是为了最终的归来。

我泪眼婆娑抄下这首诗,发到“武功山生态文化讲坛”群里: 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便邀东风揽明月,春不许,再回头。重行故地儿时路,雪不停,白了头!残柳不语雁不误,西风转,世已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汪曾祺

崔锡麟的经历富于传奇性。1928年北伐军开进高邮,他放下教鞭,考入江苏省训政人员养成所,从此踏上仕途,先后担任东海县代理县长,江阴、川沙县视察员,泗阳县第一科科长。因结识驻扎泗阳

今夏的辞别

任芙康

质的芒果吃进嘴里,味道惊艳,果然很甜很香。从小热爱食物,其实不懂讲究,后来钟情芒果,无非贪吃而阴差阳错。又幸遇物流畅达,千山万水的输送,严若同城倒手。尤为偏爱攀枝花芒果,常令难耐的酷暑,变作意外凉爽;甚而让日子的皱褶,抹得烦忧无浪。 我常将“口福”想得浅易,想得知足。又往往矛盾,会有不肯将就的照拂。比如芒果,进家后悉数冷藏,吃前洗净,利刀剖开,装盘就座,以勺剗食,滋味宛若冰淇淋。 海南、云南二省,皆称芒果之乡。惜乎美中不足,岛上有台风,滇地有雨季。而多风多雨,于芒果开花、坐果而言,都是赤裸的杀手。 我本川人,从前灯下黑,不知省内攀枝花,出产凡尘高端芒果。此地福气充沛,海拔高度理想,白昼热度足够,土壤肥沃洁净,空气污染为零。鬼斧神工的造化,让山水回环的土地,结出树树骄傲。每逢小暑前后,条条路上,道道水上,车船竞发,匆匆赶往四方,抚慰渴望的食客。 川西芒果,本就卓绝,仍忍不住优中择优。出类

拔萃的品种,公认“大金煌”。正巧,手边有只瓷盘,螃蟹图案,瓜子器张,调皮骇人。顺势让一青皮黄心硕果,侧卧入盘,横行介士顿时匍匐。 眼下,风头无两的“大金煌”,已近尾声。存货一枚枚少了去,难舍一丝丝多起来。当然,也自是晓得,时令不可抗衡,终究尚有来年呢,又何须怅然。一年一度,仅俩月左右缠绵,却有流转的记忆,任由四季感知,也就值了。 将几段心窝里的诉说,讲与人听,权当对今夏的辞别吧。

战火淬炼的巾帼英雄

陆伟俊

在23岁的青春年华,我的妈妈张凤岐却在血色残阳中,目睹了人生最惨痛的瞬间。怀着家破人亡的悲愤,妈妈跨越偏见与阻碍,投身援华抗日的美国飞虎队。她以过人的胆识和智慧,成为美国飞虎队里一抹独特的东方亮色。 战场上,她与战友并肩作战,她冒着炮火将关键信息及发出;面对物资短缺,她主动与后勤部门保持联系,用灵巧的双手为战机及时补给。她用行动证明,柔弱的肩膀同样能扛起抗日救国的大义。妈妈用热血与忠诚书写的抗战传奇故事,是中国人民不惧艰难、百折不挠、奋勇向前的真实写照。

我的不少同事和多位学者,都对黄同学关于陇南三线的说明大加赞赏。目前,黄同学除了西夏陵景区,还去过北京的文博场馆、河北博物院和苏州博物馆新馆。 这个暑假,她还特地到当代艺术博物馆观赏贝聿铭作品。她告诉我,她喜爱的贝大师作品是巴黎卢浮宫金字塔、华盛顿的美国国家博物馆东馆和日本的美秀美术馆。她强调:“美秀美术馆在山林之中,参观者看到这个美术馆先要经过长长的隧道,再走过森林中一座长长的桥,这段路程好像从现代世界走进了桃花源。这个设计太有意思了,我看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她还告知:“爸爸给我买了贝聿铭的建筑图册,我可以好好研究一下他的作品。但是我更想以后有机会去亲眼看看他的建筑,我只看过苏州博物馆新馆,而我想去打卡更多。”我衷心祝福黄同学能够梦想成真!



说起格但斯克,许多人或许觉得陌生。若你提起它的旧名“但泽”,熟悉历史的人心中定会泛起波澜。这座名字沉甸甸的城市,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曾见证无数风云与伤痕。 但泽,这座波罗的海畔的港口明珠,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注定命运多舛。它在历史中辗转漂泊:波兰、条顿骑士团、普鲁士、德国、自由市……直到二战结束才归于波兰,并更名为格但斯克。它的身份不断更替,却也因此凝结成多元的文化气质,像一颗被岁月打磨过的宝石,折射出复杂而迷人的光芒。 走在格但斯克的街道上,我常常忍不住驻足。高耸的荷兰式山墙错落而立,汉萨

同盟的联排建筑在夕阳下闪烁着温暖的色泽;红砖筑成的波罗的海哥特式教堂庄严而静默,仿佛在向天空低声祈祷。此刻的我,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却能感受到这座城市沉淀已久的呼吸。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却并不冰冷,它像一位年长者,带着悲悯,轻声讲述着久远的故事。 夜幕降临,我独自走到维斯瓦河畔。灯火渐次亮起,古城像换上了一袭华丽的外衣,倒映在水面上,流光溢彩。风从河面吹来,带着海的气息,也吹散了旅途中的疲惫。我架起相机,快门声响起的那一刻,时间仿佛被拉长:璀璨的光芒被定格在画面里,河流却如丝绸般柔顺,缓缓流淌。

摄影

七夕会

张廷



两年多暑假,我认识了8岁的黄璐梵。这是一个爱文博的精灵般女孩。小黄同学在幼儿园大班就参观过西夏陵博物馆。今年暑假,巴黎传来特大喜讯:西夏陵成为我国第六十项世界文化遗产。下一个中国遗产入选者会是谁?这是黄同学和我探讨最热烈的新课题。 根据我掌握的线索,茶马古道就有人选倾向。茶马古道云南段已经很清晰,四川段即蜀道经多省联合探究也基本明朗;但出川到陇南段仍需说明,尤其是面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外籍委员。于是我和黄同学展开针对性研究。 因为下一届世界遗产大会在韩国举行,所以黄同学认为,申报的思路是多说韩国专家熟悉的典故。于是,我就发现她对茶马古道陇南三线的说明,均有韩国等汉学家们热衷的往事。如一是阴平道。三国时代末期,司马昭命钟会、邓艾领兵伐蜀,通过穿越阴平古道这一艰险小路,直插蜀汉心脏成都,最终迫使蜀汉后主刘禅投降。二是祁山道。它是汉代至明清茶马贸易的主干道。祁山道,历

